

本报记者张武岳

77岁的王相泽，村支书一干就是35年。

30多年间，渤海岸边一个名叫“樗崖”的小渔村，一步步发展为远近闻名的现代化社区，“闯”出一片天。如今，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的黄海社区，拥有住户3500多户，居民人均纯收入3.6万元；村办经济实体黄海明珠集团下设7个子公司，年均收入5亿元。

“现在发展得还不够好，渔村还能发展成啥样？”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黄海社区一步步走向“安居”和“乐业”。从村支书到现在的社区党委书记，王相泽“称谓”在变，“闯劲”不改。

敢闯：敢弃“主业”攻“副业”

1984年2月，时年42岁的王相泽当选村支书，挑起了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重担。如何从过去的失败中汲取经验，找到一条适合樗崖村的致富之路，成为王相泽面临的首要难题。

当时的樗崖村是个十分传统的渔村。村民们普遍认为，唯有专心打鱼、种果树，搞好“主业”才能致富。

夜以继日地研究了很久，王相泽和新的支部班子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投资100万办大修厂，主修进口汽车。

“拉网、扒犁、修农具的手，还能修汽车？”村民听说后，当即炸了锅：100万，一名村民年均收入的2500倍，如果失败了，谁负责？要是赔了，我负责还贷款。”王相泽的一句话，让大家搁置了争议。

很快，王相泽选拔村民北上南下，去国内汽修技术水平较高的城市学习，并且购置了自动升降机等当时十分先进的设备。1986年，黄海汽车大修厂正式营业，当年实现盈利，并且很快成为胶东地区数一数二的修理厂，全国的进口汽车车主不少慕名而来。

经此一役，王相泽更加坚定了带领村民攻“副业”的决心：观海宾馆开业了，服装厂、印铁厂、制盖厂等相继创办……企业吸纳的村民越来越多，大家伙儿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992年，王相泽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村前的这片大海。他带领村民自筹资金，自主施工，用近3年时间建设了集休闲、观光、旅游、购物于一体的黄海游乐城，盘活了这片闲置许久的城市烟台标志性景观之一。

会闯：百姓心里有杆秤

2000年以来，烟台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2001年，樗崖村撤销村建制，成立黄海社区，社区旧村改造提上议程。

在王相泽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高标准的黄海城市花园建成：外墙保温，电梯入户，双层隔音玻璃，曾经电影里高端社区的场景悉数出现……这个48万平方米的小区一下子出了名。

建房易，分房难。虽然村民大会上全票通过了分房规则，但真的执行起来，问题就找上门来了。按照规定，村民王桂卿家只能分到32平方米的新房。4口人，人均8平方米，对习惯了住开阔场院的村民来说，确实大局促。“我去了她家，家徒四壁，靠他们自己再掏钱去换大房子，根本没可能。”王相泽回忆。

昨办？王相泽的闯劲儿又上来了。这一次，他先“闯”到了自己家里。王相泽没有跟家人商量，决定将自己给二儿子准备的94平方米的婚房交换给王桂卿，解决了王桂卿一家的难题。

村民上楼，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很快，既有的管理规定再一次把王相泽逼到了墙角根。村民邵忠志年轻时不慎患上脊髓灰质炎，走路时上身几乎与地面平行，好多活干不了。2003年搬到楼房时，他想开个小商店维持生计。然而，按照小区的管理规定，私人住宅是不能留门经商的。邵忠志急了，怀着碰碰运气的心理找到王相泽。王相泽和社区党委商量后，最后决定：将邵忠志的房子调到一楼，并且特地开辟了门和路。

“连重新刷墙的钱都是老书记帮我掏的。”邵忠志指着墙壁说。

俯下身子，服务民生。充分照顾老百姓意愿的同时，黄海社区还发展出一些“特殊”的制度——

从1988年起，这里就实行劳保退休制度：原樗崖村村民男60岁、女55岁退休，发放退休金，并且根据企业经济效益和物价情况逐年递增，如今已达到每人每年3.6万元。又比如，在国家规定的医疗保险相关政策之外，原村民在社区卫生院就医享受60%的医疗补贴。另外，大家还经常会收到村里发的米面油等福利。“我的目标是，让村里所有老人忙碌了大半辈子后，都可以过得富足，同时还能减轻子女的负担，让年轻人卯足劲往前闯。”王相泽说。

勿闯：手机关机“不见人”

最近，黄海社区引进了“一键呼叫平台”，正在为所有老年人配备智能定位呼叫器。这个机器只有手掌心大小，如果有意外或者需要其他服务，只要按一下中间的SOS红色键，就可以接通24小时值班人员的电话。但是，力推这项“随传随到”工作的王相泽，却时常关机“不见人”。

采访中，王相泽向记者解释了关机的原因，并打开手机。手机里有260多条未读信息，其中不少是托他“办私事”的。

“正常工作，直接到办公室找我就好。发信息打电话找我‘办事’的，我就不见他们了。这个人情场，我坚决不混。”王相泽说。

从担任樗崖村支部书记那天开始，无组织要求，无家人规劝，王相泽自己悄悄戒了烟酒。“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哪怕是为自己公事喝酒，让村民们看到了，影响也很不好。”王相泽说。

35年间，他没在老百姓家中吃过一次饭，也不接受宴请，即便是儿子结婚这种“大事”，他也没有摆酒宴请亲朋好友。

就是在这位“人情场勿闯”的书记带领下，黄海社区党员队伍团结，党建工作生机勃发。社区居民向党组织靠拢的意愿强烈，争相入党。3000多名原村民中，党员数量接近十分之一。

近年来，村办企业与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合作，依托海滨资源，开发新的旅游设施，为公司发展注入新动力。经过多年磨砺，企业管理人员愈发成熟，王相泽也逐渐放下心来，准备走向幕后。虽然如此，“掌舵人”王相泽还是时常提醒后来人，“现在的一切都是‘闯’出来的，未来还要继续‘闯’。有些事，不能等万事俱备再做，要主动创造条件去干。”

1700位村民的健康信息“活档案”

浙江天台乡村医生洪清江行医37年守护村民健康

本报记者王俊禄、郑梦圆

浙江省天台县雷峰乡卫生院接连三年招医生却无人报名，但洪清江却在这里干了37年。从卫生院院长岗位退休后他还是不走，他不走，同为医生的老伴也不走。

从青年到两鬓斑白，他记不清接生了多少个孩子，挽救了多少次惊险，山路上摔了多少跟头，但他记得村里每一户慢性病人，记得他们家的药罐子里还剩几颗药。

退休了还不享清福，图啥呢？“年头久了，扯不开了。”洪清江说。

坚守“低处”

跟着洪清江在村里走一圈，大人小孩没有不认识他的。出生时五行缺水，父母给他取了个“水名”——洪清江。水利万物而不争，1981年结束10年军旅生涯后，他转业回到偏僻山村。37年中，洪清江的心境，如老家寒山湖的碧水一般，宁静得几乎看不到涟漪。

“山里条件不好，调到县卫生院吧。”领导的好意，被他拒绝：“有个岗位空缺，你可以补上。”县卫生局征求他意见，洪清江摇摇头：“还是让年轻的同志去吧。”

“雷峰乡是我的家，乡里乡亲需要我在这里。”洪清江深知，正因为山区乡的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从乡卫生院到潘岙村约20里路，深处尽是羊肠小道。洪清江驮着药箱，进村为村民检查身体，经年累月骑坏了两辆自行车、四辆电瓶车。

37年日复一日在村中“行医”，洪清江早已成为所辖1700人的健康信息“活档案”。雷峰乡的老老少少亲切地喊他

“清江”，久病的老人看到他像看到亲人一般。

今年66岁的洪清江已退休5年。清晨6点开始诊病，村里人打听到是洪医生值班，纷纷念着“老洪上班要早点赶去”。

现任院长叶挺强打开值班表，一页一页翻过去：11月，洪清江周末全勤。

几次“水患”

或许是因为名字里的“水”多了，洪清江几次记忆深刻的惊险事件，似乎都与“水患”有关。

雷峰乡两岸是山，中间一条崖岙溪。洪水一来，看似温驯的溪流随时可能化身为洪魔。

1989年，台风携带暴雨灌进卫生院，瞬时漫过膝盖并不断上涨，洪清江指挥年轻护士先撤离，把小孩隔着院墙递给村民，把药品器材搬到高处。刚走出卫生院，围墙就被冲塌了。

2015年8月8日，超强台风“苏迪罗”袭来。雨水来势汹汹，河道无法泄洪，冲垮了乡里几十米长的大桥。洪水涨到腰际，漫至腹胸，值班的年轻护士郑珊珊一个趔趄跌进水沟，眼看要被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老洪院长的大手猛然抓住了她的左手臂，奋力将她从旋涡中拽了回来。

村里只要生孩子，洪清江就睡不踏实。有一次，一个新生儿刚产下便高烧40度。风雨大、山路滑，洪清江和家属轮流接力抱孩子，一路举着手电、抓着杂草翻过山峦，走了好几里山路，最终送到了县人民医院救治。

早些年，村中常有因夫妻邻里不睦而喝农药的、被野蜂蛰的，洪清江抓住黄金抢救期，挽救了不少生命。“乡镇卫生院的职责，就是要当好黄金时间里的急救员。”洪清江认为。

如水“不察”

不像城里医生“坐诊”，乡村医生更多的是“行医”。搭上了病人的脉象，责任也就像家乡的始丰溪水一样绵长。

西山头村是天台县雷峰乡的一个偏僻小山村，村内的一位五保户老人一直让洪清江牵挂。数年前的一个寒冬，老人慢性病发作，呼吸困难。凌晨1时，洪清江接到急诊电话后背起急救箱就走，雪夜里他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赶到。经过初步救治，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当时，老人大小便已经失禁，洪清江毫不犹豫戴上手套，帮他将排泄物清理干净，随后和几名村干部一起将老人用担架抬下山，送往县医院进一步救治。

83岁的许阿婆中风后偏瘫在床，洪清江亲自为其吸痰、导尿。

崖头村的高小香罹患红斑狼疮加高血压，十年前就收到了病危通知书，洪清江常常挎着药箱步行去赶诊，稳住了病情，高小香感恩不已，喊他作“姑丈”。

乡干部陈如强被野蜂蜇咬导致喉头水肿休克，洪清江准确判断及及时用药，让他迅速脱离危险。第二天，正是陈如强的婚礼……

性情温润如水的洪清江，只会因为一件事着急：新人做事不熟练。“我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洪清江少有波澜的语气中有了一丝变化。

“我没有其他爱好，能一直给乡亲看病，生活就很踏实。”洪清江说。

恰如“水”的存在，不易察觉，却不可或缺——村里人说，没有洪清江，他们也会不习惯。

草原冬捕



▲12月18日，工作人员将冬捕鱼打捞上岸。当日，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诺干湖举行冬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看。冬日的诺干湖冰雪覆盖，冬捕已成当地冬季旅游的特色活动之一。
新华社记者刘磊摄

“幸福都到碗里来”

阳光明媚的冬季，尼西乡岗曲河水清澈如碧。屋内的鲁革卓玛正认真地给木碗勾线，金色的木碗在她手中熠熠闪光。

50岁的鲁革卓玛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幸福村的村民，她18岁跟着爷爷开始学习藏族木碗制作技艺，现是木碗的省级非遗传承人。

迪庆藏区木碗制作技艺可追溯至一千多年前，但过去大家只觉得这是件普通的器皿，都是自家做、自家用，如果有余的才辗转到外地销售。

“价格低、销路少。”同村的王友贵今年68岁，为了把木碗卖出去，他曾坐着手扶拖拉机到西藏。以前，为了讨生活，不少村里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

随着迪庆州在木碗非遗方面保护措施的增加，当地开始组织木碗工艺人到外地学习，并逐渐探索木碗产品多元化路子。除了糌粑盒、茶叶盒等日常木碗产品外，笔筒、装饰品等具有藏式木碗元素的手工艺品也开始出现。

“更重要的是形成产销对接，把产品推销出去。”迪庆州文旅局局长鲁志军介绍，精准扶贫以来，迪庆州发力推进旅游扶

贫，在打造旅游线路时，充分将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相结合，并以非遗为切入点，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体验黑陶和木碗制作已成为迪庆旅游的重要内容。

木碗成了幸福村的发展源泉，偏远小山村变成了知名旅游目的地。现在是幸福都到碗里来。我们不用担心市场，只怕做得不够好。”鲁革卓玛说，她一年能制作70只木碗，家里还在上学的女儿也学会了制作技艺。不仅如此，到村里体验的国内外游客也在不断增加，给游客讲解制作过程、木碗图腾含义，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王友贵家也是如此。他在家门口售卖木碗制品，一旁挂着微信收款码，再也不用奔波跋涉去其他地区推销。他的儿子则专心制作木碗，生活一天天变好，每年依靠木碗销售的收入已达10万元。

现在，幸福村的幸福名副其实。水泥路通到了每家每户，村里的年轻人也陆续回到村里，每家依靠木碗每年都有过万的收入。

(记者杨静)新华社昆明电

从网络诈骗“重灾区”到创业热土

广西一个村庄的涅槃重生

新华社南宁12月17日电(记者覃星星、陈一帆)走进广西省南宁市宾阳县新桥镇大罗村，记者看到，道路两旁遍布五金加工车间，五金产业园里村民忙碌生产。这个昔日的网络诈骗“重灾区”，如今迎来了涅槃重生。

大罗村曾经以五金加工为主要产业。受市场行情不佳等因素影响，当地五金行业一度低迷，有条件的企业纷纷转移或转型，一些无法转型的企业则陷入困境。

“失去了旧产业支撑，替代产业又没有建立起来，部分群众萌发了靠诈骗‘一夜暴富’的念头。”宾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桥镇党委书记吕子瑞说，网络诈骗曾在村里形成“产业链”，不少年轻人加入诈骗队伍。

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之风必须整治。宾阳县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大罗村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全力开展打击治理工作。

新桥镇镇长王中希介绍，大罗村通过党建引领，层层落实责任，突击开展清村扫户工作，铲除网络诈骗滋生土壤；对全村238名重点人员加强管控、定期回访，随时掌握动态；畅通举报渠道，鼓励群众监督举报；通过流动宣传车、电子屏等多种形式，宣传网络诈骗危害。

如今，大罗村的诈骗案发率直线下降，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据统计，截至2019年12月10日，大罗村涉嫌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人员共84名，已全部归案。

一些村庄没有产业、年轻人没有工作，是网络诈骗猖獗的重要诱因。当地党委、政府在严厉打击之余，加大扶持和就业引导，推进产业升级转型，带动群众致富。同时，加

创业园目前已建成并投用4个面积2000平方米的标准厂房，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48万元。